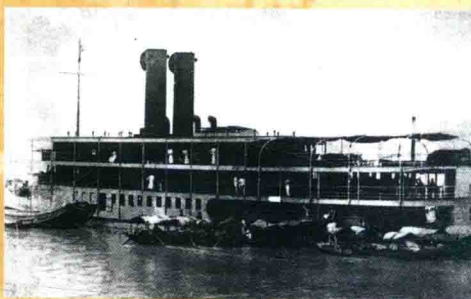


徐志明 著

# 宁波商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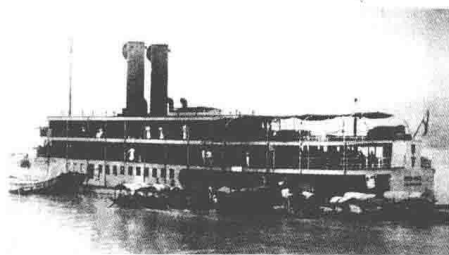
采用上海方言和宁波方言撰写长篇小说  
十九世纪宁波商人称雄上海的精彩故事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  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徐志明 著

# 宁波商人



采用上海方言和宁波方言撰写长篇小说  
十九世纪宁波商人称雄上海的精彩故事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宁波商人/徐志明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4. 11

ISBN 978-7-5321-5510-1

I. ①宁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39409 号

责任编辑: 丁元昌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宁波商人

徐志明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66,000

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510-1/I·4394 定价: 2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9211091

光绪三年初春，一个寒风刺骨阴冷的上午。

上海外滩，洋泾浜与黄浦江交汇的江滩上，浑浊的江水卷着白花浪花浪潮，不知疲倦地冲刷着泥滩。哗啦啦啦哗啦啦啦，江水无力地漫上泥滩，在泥涂上停留须臾，留下些许泡沫，无可奈何缓缓退去。江滩上几丛残留枯黄的芦苇被江风吹得哗哗作响。突然，江海关响起了钟声，几只白鹭从芦苇丛中忽而惊起。白鹭掠过波浪起伏的江面，优雅地向陆家嘴方向转了一个大圈，旋即消逝在雾霭蒙蒙的天际。黄浦江上一艘悬挂荷兰三色旗的黑色轮船吐着黑烟，气宇轩昂地折过陆家嘴江面向南行驶。轮船船舷外两侧，两盘硕大轮子旋转激起巨大水花，轮船大轮子就像竖起来旋转的江南农村巨大水车车盘，发出哗啦啦的声响。轮船张扬地响着汽笛，慢慢折向外滩万国码头。一会儿，轮子旋转速度明显缓慢了。黑色轮船喘着粗气吃力地掉转船头，缓缓靠拢万国码头。须臾，大轮子停止了转动，轮船平平稳稳靠上万国码头。

阴霾笼罩陆家嘴江面，一艘三桅篷帆沙船正沿着方才轮船驶过的航迹，努劲转过陆家嘴江面湾头，向十六铺码头蠕动。老远看过去，沙船船帮几乎贴近江面，沙船似乎钉在江面上，船头却能见到一丛犁开的浅浅的白色浪花。

此刻，外滩新铺设刷平的煤渣街路上，一部西式马车响着叮叮叮的铃铛声，轻快地驶向万国码头边上的小码头。这部只有一匹马拉着的马车，很快停在小码头边上。马车夫下车打开车门，从车上跳下一名身手活络三十岁光景的中国男人。他对上前开门的马车夫点点头，讲了一句“侬等在迭里”，就快步朝停靠在小码头边

的舢板走去。

男人穿着咖啡色绸缎面二茬剪毛羊皮马褂。随着脚步快速摆动,他黑色瓜皮帽脑后油光锃亮的辫子左右摆动,有节奏地催促前行。从暖热的车厢里出来,被初春江面上凌厉寒风一吹,男人打了个寒战。

男人动作熟练地跳上舢板,指着停泊在江中一艘巨轮对舢板夫说:“到大英不列颠女王号。”铁稳站在舢板中间。

“先生,请依坐下来,今朝子风浪有点大,依立着不大安全。”舢板夫解开缆绳,用一口上海话善意提醒。

男人回头朝舢板夫笑笑:“唔么关系的,依只管放心摇依的舢板好了。”他面孔转向灰蒙蒙的江面。

江面中间,停泊着大英不列颠女王号轮船。它是一艘奶白色的豪华邮轮,船上三根巨大的烟囱像一排惊叹号,似乎骄傲地宣告这是一艘吨位超常的巨轮。叫人抢眼的是,船舷两侧没有贴着巨大的轮子,最新螺旋桨装置让这艘豪华邮轮显得更加年轻更加干净更加利索。

舢板一摇一摆驶向江中。寒风在江面上卷起朵朵浪花,飞溅的浪花激起的水雾打在男人脸上。男人一动不动,仍然注视着大英不列颠女王号邮轮。

“先生,依还是坐下来伐。”舢板夫再次提醒。

舢板上有坐凳,上面铺着厚厚的坐垫。男人似乎没听见,仍然铁稳站在摇晃的舢板中央。舢板夫前后摆动身子,在有节奏的快速摆动中,船橹飞快地在江面上划出片片水花。

男人晓得舢板夫技术不错,摇舢板这种活男人太熟悉了。曾经有段辰光,男人也是黄浦江上一名舢板夫。男人叫章承德,英华洋行买办。章承德打了个哆嗦,他裹了裹马褂,略长的国字脸上眉头紧锁,浓眉下一双微凹的眼睛炯炯有神。章承德微翘的下巴上的嘴巴紧闭,目光一直注视着江中的大英不列颠女王号邮轮。江风一阵阵劲吹,章承德感到有阵寒意。那件用又轻又暖二茬剪羊毛缝制的马褂不算名贵,但是耐寒。一个冬天,章承德穿上这件皮

马褂，就没有感到过冬天的寒冷。谁料挨过了三九严寒，他突然感到这件羊毛皮马褂居然抵挡不住江面上的春寒。其实，章承德心里晓得，让他感到寒冷的不是江面上的寒风，而是将面临的一次会见。

昨日傍晚，有人带口信给章承德，讲章承德的恩人彼得罗派侄子保罗到上海，现在就在大英不列颠女王号邮轮上，要章承德明天上午一定去见他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章承德又喜又惊，彼得罗是他生命中的贵人，如果没有彼得罗，章承德不晓得现在是啥个样子，也许还是一名黄浦江上的舢板夫，当然，也可能做些小生意，成为一个小商贩，但是，绝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成为富商。彼得罗离开上海回欧洲已经一年多了，两人虽有书信往来，只是邮路漫长，一封信来回就是两三个月。最近快半年了，章承德没有收到过彼得罗片言只语。托人打听，说欧洲还在打仗，没法打听到彼得罗消息。现在，很快就会有彼得罗的消息了，章承德非常揪心，毕竟彼得罗年纪大了，而且那边时局不稳定，啥人晓得会发生什么。瞅着越来越远的大英不列颠女王号邮轮，章承德一副愁云面孔：彼得罗的侄子今朝寻我，不晓得会带来啥消息呢？

舢板停靠在大英不列颠女王号轮船舷梯边，船上有个英国水手从船舷边探出头来：“哈罗！密斯特章承德？”

“也是！”章承德操着洋泾浜英语向水手挥挥手。

水手手心向上，向章承德钩了钩手指，示意章承德从舷梯上来。

章承德登上舷梯，回头对舢板夫说：“依在迭里等我，等歇歇我拨依一块大洋。”噔噔噔快步上了舷梯。

登上轮船，水手引导章承德来到一间船舱，打开舱门，请他进去。章承德走进船舱，立马一股热浪扑面。他定了定神，看清这是一间豪华船舱。坐在船舱沙发上一名嘴唇紧闭的年轻人看见章承德进来，马上立了起来。章承德看着年轻人，顿时有种熟悉感觉。年轻人与彼得罗非常相似，只是眼神缺少了彼得罗那种善良，紧闭的嘴唇让人感到一种冷峻。

“你，密斯特章承德？我，保罗！”保罗启开紧闭的嘴巴，浅浅地笑了一下，握住章承德的手。保罗的手是热的，握手时他微颤了一下，马上放开了。

章承德没料到保罗会讲中国话，他立刻想到彼得罗，保罗硬抢抢的中国话很像彼得罗。保罗请章承德在沙发上坐定，吩咐水手给章承德泡上一杯咖啡。

“密斯特保罗，彼得罗先生……”章承德张嘴就询问彼得罗的情况，却被保罗打断了。

“密斯特章，这次，我的叔父，彼得罗先生，让我，专程的，到中国，把那笔账，清算一下，这是，叔父给你的信。”保罗的中国话讲得很吃力，断断续续的，听起来心里很别扭。

章承德心里咯噔一下，他担心的事情果然来了。保罗递给章承德一封信。章承德打开信函，果然是彼得罗那种歪歪扭扭的中国字笔迹：

亲爱的章：你好！

很长时间没有给你通信了，我是非常想念你的，我的朋友。看来这辈子你我很难再见面了。

我这辈子能够遇上你这样一个东方朋友，也是上帝对我的垂怜，章，你是一个好人，一个诚实的好人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那次你还给我的皮包里，有几份十分重要的文件。假如这些文件丢失了，我可能早就破产了，是你的诚实救了我。所以，这辈子我要帮你。但是现在，我不行了，再也帮不了你了。让我感到欣慰的是，你现在可以自立了。我留给你的那些生意，据说你做得很好。有了这些资金，你可以自己去办一些实业。章，我说过的话算数，那些利润，你好好发挥作用吧。这是你自己赚来的，拿着它，心里一点不要愧疚。我期待你的事业发展顺利。

接到我的信，你与我的侄子保罗先生把账目清算一下，让保罗把二十万两银两带回来。我说过了，这批货我只要收回

最初成本，你千万不要客气。这笔账结清后，你就可以离开洋行做自己的事业去了。离开洋行吧，多保重。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商人的，我相信，因为你聪明，你诚实。章，我给你说实话吧，现在我的健康状况很不好。年岁大了，该做的事我也做过了，以后，我将退出商界，准备回到乡下养病去了。那里是我的故乡，有我的亲人。但是我会永远记得，在遥远的东方，我有一个忘年交，他就是你，我的朋友！但愿上帝保佑你！

彼得罗

一八七七年一月十七日

章承德把信看了两遍，默默怔了一会，抬起头。

“密斯特章，我这次，只能在上海，等你十天，处理叔父，在上海洋行的，一些事情。十天后，我要随，大英不列颠女王号回英国。”保罗紧闭的嘴又张开了。

章承德打了个寒战，下意识点点头。

“你，货物要，抓紧出手。现在，欧战，很快就要结束，欧洲的航路，已经开通。有多家，欧洲商行，正在组织货源。用不了，一个月，大批，欧洲物质，就要，运抵上海口岸，这个，你明白？”保罗看章承德还是点头，又说，“密斯特章，这是我叔父，彼得罗先生，的意思。彼得罗先生，要求我，这次，把全部货款，带回欧洲。哦，上帝啊，这次你，可发了大财。我叔父，只要你，付给他，二十万银两，才二十万银两啊。这批货，这个的价钱，就是，在战前欧洲，也是，很难拿到手的。现在，你算算，价格，至少翻了一番。”脸颊被剃须刀刮得干干净净的保罗向章承德摊开双手，耸了耸肩，夸张地摆出一副羡慕的样子。

章承德心里一阵抽紧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但是，我叔父，吩咐，这次，我的，一定要把，银子带回去，我们的船，在上海，只停留十天。你的必须，在十天内，把银子交给我！”保罗掠了一下卷曲的棕色头发，狭长苍白的脸上，一对灰色的眼珠盯住章承德的脸，结结巴巴又重申了一遍。

章承德心里翻江倒海。他替彼得罗难过,那位脸膛永远红澄澄的外国老人居然病了,而且病得不轻。但是,让章承德最揪心是他将面临一个要命的难题:十天,怎么凑齐二十万银两?

章承德向保罗打探彼得罗的身体情况。保罗说,彼得罗半年前感染了风寒,他离开英国时彼得罗的风寒已经治愈,但是体质明显下降。章承章无言以答,甚至感到愧疚。假如这次彼得罗亲自来上海,他可以坦然向恩人陈述目前的情况。可现在他没法把事情向保罗直说,讲不清爽,即便讲了也没有用。现在,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,赶紧在十日内凑齐二十万银两,此外,没有第二条路可走。

从温暖的船舱里出来,章承德感到外面江风格外寒冷。上了舢板,章承德付给舢板夫一块银元。舢板夫惊奇地接过银元,连连说:“谢谢依先生!谢谢依先生!”欢天喜地地把舢板摇得飞快。

章承德面色阴沉沉的,闷声不响。他坐在舢板坐凳上,把那条垂在脑后的大辫子在头颈上盘了两圈,双臂紧裹马褂,面孔布满愁云:假使没有用这笔钱办火柴厂,彼得罗给做的这笔生意,不要讲二十万银两,就是三十万银两,他一点难处都没有,可是现在十日内要凑齐二十万银两,他有些不敢想象了。

看着在舢板前汤汤流过的江水,章承德思绪蔓延开去。

老家章家桥的夜里永远是安静的。那个夜里，章承德时睡时醒迷糊了一夜，快五更时候，他听到了窗外鸟雀唧唧喳喳的鸣叫，接着，听到阿姆起床轻微的窸窸窣窣声音。章承德推开木板窗，窗外还是漆黑一片，于是又闭上眼睛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朦胧中，章承德觉得自己在船上，那艘船摇啊摇的，在雾茫茫的海上漂流……

“阿德，阿德，依可以爬起来了，阿德……”

章承德突然听到阿姆在叫他，心里一激灵，睁开了眼睛，果然是阿姆站在眠床边叫他。起床的时候，天已蒙蒙亮了。洗过脸，阿姆叫他吃早饭。阿姆端来一碗猪油汤团，上面还打上两个蛋。

“阿姆，过年已经一个多月了，您从哪里弄来汤果粉？”章承德奇怪地问。

“阿德，莫问，快趁热吃吧。”阿姆催促道。

章承德夹起汤团吃了起来。猪油汤团是章承德最喜欢吃的点心，可是今天，章承德才吃了四五只，就吃不下去了，眼眶一热，心里酸酸的。“阿姆，我吃不下了，这几只汤团您吃好伐。”

“阿德，再吃几只吧，以后到了外面就很难吃到阿姆给依裹的汤团了。”阿姆眼泪刷地流下来。

“阿姆——”章承德两行眼泪不争气地淌了下来。从出生到现在，十五年了，章承德从来没有离开过家，现在，他要离开阿姆，离开弟妹，漂洋过海到老远的上海谋生，心里讲不出的难熬。

“莫哭莫哭。”阿姆心里更难熬了。她多么舍不得儿子去上海啊，可是不去上海，以后日子咋过？“阿德啊，依莫怪阿姆狠心，依阿爹走得早，只好苦了依这个长子了。”阿姆哽咽着，替章承德擦

去眼泪。

“阿姆，您不能这样讲，我迭次到上海，一定会给您争气的。”看到阿姆自责，章承德心里煎熬一般。前几年爹爹脚一伸走后，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担子压在阿姆身上，日脚实在难过呀。阿姆是个小脚，田里的生活做不了，只能帮别人缝缝补补贴些家用。后来，迫于生计，阿姆不得不让阿德辍学，帮助家里照看两亩田。靠着两亩薄田，一家人虽然不至于饿死，但生活过得实在紧巴巴的，阿姆真的撑不牢了。

阿姆这次让章承德到上海学生意，也是一个巧合。前十多天，阿姆在街上碰到远房表哥，表哥说，过几天他儿子阿祥要到上海学生意，问阿德是不是一道去，如果阿德去，学生意地方表哥可以介绍。让阿德到上海学生意，阿姆不是没想过，但是阿德才十五岁，阿姆心里不忍。现在，表哥让比阿德还小一岁的儿子阿祥去上海学生意，阿姆心动了。在章家桥镇，贫寒人家孩子十四五岁到上海学生意已经非常普遍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从雍正年到咸丰朝，章家桥这个小镇人口发酵式地增长，本来一千多人的章家桥，现在人丁已经过万。但是土地还是老样子，僧多粥少，这几年土地价格翻着跟斗往上涨。阿姆小时候，她爹买来三亩水田，只花了五十块银元，但是现在，用这笔钱只能买一亩多地。所以，一些人家没有办法，只好让小囡跟着亲眷朋友到上海谋生。

“阿德啊，依到了外头不像在自家屋里，一定要眼头活络，碰到年纪比依大的一定要尊重人家，嘴巴要甜些，这样不吃亏的……”阿姆一遍遍叮嘱，这些话，这两天阿姆已经不晓得讲过多少遍了。

“阿姆，我晓得了，我在外头会当心的，您也要保重身体啊！”章承德流着泪应承。

章承德要启程了，阿姆和弟弟妹妹送他到章家桥上。他们这批一道去上海的人讲好，在章家桥上会面，然后搭乘阿祥亲眷家的沙船去上海，这样可以省下五角洋钿船票铜钿。

章家桥是一座有些年头的老廊桥。这座桥是章家桥镇的标志。据老辈人讲，章家桥在南宋小康王逃难辰光就有了，当初造桥

的是章承德本家先祖章太公，于是就把这座桥称作为“章家桥”，后来，镇以桥名，大家把镇子称作“章家桥镇”。章家桥十六间屋面，因为是廊桥，下雨淋不到，太阳晒不着，所以，这里就成了小镇人活动中心，镇上人闲得无事，就到桥上歇息聊天说东道西。常常有一个能说会道的桥头老三在这里说古道今，一帮子人围拢他，听得津津有味。所以，平素桥上煞是热闹。到了热天，桥上又是镇上闲人乘凉好去处，凉风从河面吹来，坐在桥上，顿觉清凉惬意。奇怪的是章家桥上没有蚊子，于是每到大热天夜里，镇上贫寒人家一些半大不小的后生仔就夹着草席，到桥上困觉。章家桥还是这一带小有名气的粮食市场，每逢初三初六初十镇上集日，桥上就成了米市，那些四方八邻的农民把米啊年糕啊糠啊挑到桥上，在桥上进行交易。章家桥桥脚下是航船埠头。这里每天有兩班航船，一班开往宁波江北岸，一班开往镇海县城。这里成了章家桥后生去外面闯荡世界的出发地。每隔十天半月，总有一批章家桥后生结伴从这里出发，后生们在这里乘航船到宁波或者镇海，再搭乘大船去上海。每到那个时候，送别的哭天喊地，离去的懵里懵懂，那种亲人别离的场景真让人不忍卒睹。

今天，章承德他们要从这里上船。来到章家桥，章承德这才知道，今天一起去上海的除了阿祥，还有一个郑天敏。郑天敏与阿祥同年，比章承德小一岁。不过，郑天敏到上海是去读书的。郑天敏的爹爹老早就到上海，在上海开了店，据说日子还好过。

航船起锚了，三个小伙伴家长再三叮嘱：“到了外头，你们一定要像亲兄弟一样相互帮衬。”航船摇出老远了，阿祥的父亲还追着航船说：“阿德，依比阿祥他们大一岁，是三兄弟老大，一定要多帮衬依阿弟……”

傍晚时分，他们换乘的沙船驶出镇海口，看着渐渐远去的招宝山，章承德油然想到了家乡人的一句老话：“大海洋洋，忘记爹娘。”章承德看沙船前方，是一片望不到边际混浊浊的汪洋大海。

### 3

章承德下舢板上岸，码头上西式马车还等着。这部马车原先是彼得罗专用的，彼得罗回国时吩咐过，他不在上海期间这部马车归章承德使用。

“去洋行。”章承德吩咐道。于是，西式马车在一阵叮叮当当的铃声中轻快地跑动起来。坐在绿色丝绒铺成的坐椅上，章承德感到暖热了许多。对西洋那些物事，章承德从心里感到佩服。就说马车吧，中国官员和富人的马车装饰十分讲究，看上去派头十足，但是却不实用，不像西洋马车，结构简单轻巧，不仅速度快捷，而且乘坐非常舒服。

马车沿着外滩新筑的马路飞快奔驰着。对外滩，章承德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。章承德刚刚到上海辰光，就是在外滩不远的十六铺码头上的岸。那时候外滩，还没有这条煤渣路，江边还是老多芦苇丛，与老家宁波甬江边没啥两样。但是仅仅十几年光景，外国人修建了光洁宽敞的马路，还建筑起好看的江堤。令人赞叹的是，隔着马路，迎着黄浦江向东一侧的外滩，原先零散的洋房很快连成一片，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建筑群。这样一个西洋化东方大都市雏形的立面，让人看上去感到舒服。

这一段江岸叫“万国码头”，是专门用来停泊外国轮船的。万国码头停泊着许多洋船，几艘气势不凡的外国轮船格外引人瞩目。那两艘白色的轮船，是英法公司的客船，而旁边那艘黑色的轮船则是他们的货船。那些漂洋过海来到上海的洋船，样子确实有些怪诞，船舷两侧贴着的两片巨大的轮子，像两片大饼贴在船身上。轮船轮船，大概就是因为船上有这两片大轮子才有其名。洋船上也

有桅杆,但是比较起烟囱,实在微不足道。几乎所有洋船都矗立了两个或数个高大的烟囱,至于烟囱多少,与船的大小有关。比如英法公司的客船,只有两个烟囱,而那艘大英不列颠女王号,则有三个烟囱。章承德有时候看那些烟囱,觉着很有些像洋人的高鼻子。洋船虽然样子古古怪怪,但是跑起来可快。十五岁那年,章承德从宁波到上海,为了省五角洋钱船钿,他们搭乘同乡载货去上海的沙船,结果在海上走了三天。一路上,几个小伙伴呕吐得连黄胆水都吐光了,那个难受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去年,章承德回宁波老家省亲,乘坐英法公司的大轮船,只在船上很舒服睡了一个夜里,第二日起床一看,轮船已经过了宁波甬江口的招宝山,驶到了三官堂江面。中午前,章承德就赶到章家桥家里,真是又快又舒服。万国码头是不允许停泊中国船只的,中国船只能停泊在南市十六铺码头。十六铺码头停靠的中国船只多数是矗着桅杆的近海运输沙船。沙船上撑船人是清一色宁波人,章承德的表弟阿祥就是这种沙船的撑船人。

章承德的马车到了英华洋行门口。门口执勤的印度红头阿三立刻谦和地向他鞠躬,还做了一个请的姿势。章承德微欠了一下身子,算回了礼。

英华洋行设在外滩一幢三层西式大楼里。不过,英华洋行仅仅占据了其中五分之一。这幢大楼有七八家外国公司,有法国的、葡萄牙的、意大利的、德国的。老板都是外国人,但是真正做事的却是像章承德这样的中国跑街。让章承德看不懂的是,那些洋人在生意上是对手,但是经常聚在一起喝酒开派提。倒是中国跑街,都现出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,即使在过道上碰见,大家互不点头,形如陌人。

章承德回到写字间。他的写字间在三楼。从窗口向黄浦江看去,万国码头檣桅林立,景色十分壮观优美。彼得罗先生那次离开上海时,曾经让章承德到他的大班写字间办公,但是章承德没有去。章承德不想占用彼得罗先生的写字间,觉得还是在自已写字间踏实。章承德站在写字间落地窗前,看着外滩万国码头上一幅忙碌的

画面。一艘洋轮巨大的烟囱吐出黑烟,随时都可以起航。洋轮甲板上,几名外国水手训练有素解开缆绳,为起航做准备。在这艘洋轮边上,停泊着的几艘洋轮舱门大开,黑洞洞的像吃人的怪物。许多中国苦力扛着比他们身体大得多的货包,吃力地把货包挪进黑洞。这个情景,让章承德想到了蚂蚁。小时候,章承德常常观看蚂蚁驮物,很大一粒米饭,体积差不多是蚂蚁的好几倍,但是小小的蚂蚁却能驮着进洞穴。章承德甚至可以看到远处停泊在江心的大英不列颠女王号轮船,再过十天,这艘豪华客货两用邮轮也将起锚,如果不出意外,它起航时停靠的码头应该是万国客用码头。

章承德仔细盘算,彼得罗交给他出手的货物,现在还剩下上万桶火油、几千吨煤炭。算算市价,这些火油煤炭加起来现值五万银两。照理说,做了彼得罗的这笔生意,章承德老早就收回了二十万银两的本钱,加上赚头,这笔钱已经有三十多万银两。但是章承德一时凑不出二十万银两。现在章承德为难的是,他必须要把二十万两银两在十天内交给保罗带给彼得罗。这件事是铁定的,没有任何回旋余地!欧战快要结束了,等到大量欧货到上海,剩下的那些货物就卖不上好价钱了。趁着人们还没有省悟,必须马上出手,把货物抛出去,回笼资金。

彼得罗给章承德的那笔生意,章承德确实赚到了很多银两。但是,章承德已经把那些钱,包括彼得罗的部分本金,开了一家火柴厂。章承德是个谨慎的人,本来没有这么大胆量,敢挪用彼得罗的货款办厂。促使章承德办起这家火柴厂是有原因的。彼得罗在上海时候,曾经向章承德透露准备办一家火柴厂。彼得罗是位精明的英国商人,他看到中国巨大的火柴市场,如果在上海办一家火柴厂,只要两年,甚至一年,就可以收回成本。可惜彼得罗来不及实施这个计划就回国了。彼得罗刚走不久,章承德的同乡好友郑天敏从国外留学回来了。郑天敏与章承德同一条沙船到上海。旅途三天,章承德与郑天敏结下了深厚感情,当时大家相约,以后无论哪一个发达了,一定要相互帮衬。郑天敏到上海后,读了几年中学堂,以后又到教会学堂读了两年书,就到国外留学去了。郑天敏

在国外学的专业就是制造火柴。去年,郑天敏回国,闲谈中说起学的技术。言者无心听着有意,几番交谈,章承德萌发了办火柴厂的意愿。章承德把这个想法告诉郑天敏,郑天敏立刻说好啊好啊,依德兄有本钱办火柴厂,所有的技术我给担保了,不是我说大话,现在在上海办火柴厂,用不了一年,就可以赚回投资!一贯低调的郑天敏居然破天荒拍着胸脯向章承德保证。郑天敏的表态拨动了章承德的心弦。章承德仔细斟酌了几天,觉得机会难得,于是决心要办好自家的火柴厂。章承德是个做事体很稳当的人,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周全:用彼得罗的部分货款和自己的赚头办厂,等彼得罗回到上海,章承德就可以用火柴厂的赚头付清货款,而且,章承德要对彼得罗说,这火柴厂的股份有他彼得罗一半。章承德觉得这样做彼得罗肯定会开心,因为彼得罗老早就有办火柴厂的打算。他办这家火柴厂,算是感谢彼得罗的最好方式。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,彼得罗居然不回来了。这让章承德骑虎难下。

咋办?咋办?章承德真是急坏了。他在火柴厂投入了三十多万两银两,已经没有什么余钱,就是现在把全部货物出手,也就是六七万银两,距离彼得罗要的二十万银两还有十多万两差距。假如再有半年多时间,章承德坚信火柴厂可以盈利,因为火柴厂马上就可以投产了,加上几家五金商号的赚头,章承德确信可以付清彼得罗的货款。但是现在只有十天就凑齐二十万两银两,难哪!章承德决定借贷,即便利息高一点也在所不惜。

章承德把这个想法与郑天敏商量。郑天敏沉思了半天,说可以试试,现在火柴厂就可以开工,每个月赚上两万银两肯定十拿九稳,假使十多万银两借贷一年,加上利息也只不过二十万两,想想没啥大风险。

章承德心里吃了定心丸,吩咐手下把货单挂到交易所,自己坐马车回到虹口的五金号。章承德已经有十多天没有去五金号了。接手洋行事务以来,章承德对经营自家五金号精力投入很少。弟弟章承忠是个老实头,章承德把店交给章承忠打理。章承德不指望章承忠能赚大钞票,但是相信让章承忠管事,大钞票赚不了,大

事体也不会出现。章承德对章承忠讲，阿忠依要尽心尽责管好这月店，我只希望依不蚀本就可以了。几个月下来，店里还有些赚头，他已经很满意了。

“阿哥，依回来啦？”听到门外传来马车铃声，章承忠赶紧从店里迎了出来。章承忠也穿着与章承德一式一样的二茬剪羊毛马褂。兄弟俩相差两岁，长得很像。不过两人性格差距甚远。从表象看，两人都是内向性格，但是章承忠是真内向，遇事没有大主意。章承德呢，讲闲话不是很多，却做事坚定，颇有主心骨。

“阿哥，刚才阿祥哥来过，伊请依夜里到德兴馆吃饭。”没等章承德进店坐下，章承忠就拿出一张请柬。

章承德拿过请柬一看，上面除了几句客套用语，没有其他内容。“请我吃夜饭？有啥事体？”

章承忠摇摇头。

阿祥大号梁忠祥，是章承德的表兄弟。他们同一条沙船到上海以后，阿祥一直跟着阿叔在宁波小港李家沙船船队做撑船人。最初几年，章承德学生意，不好出来，加上阿祥跑海路，在上海辰光不多，两人到上海后很少碰面。不过章承德听说阿祥干得不错，十几年下来，有了一些积累，在上海置下房产，沙船号里也有股份了。对阿祥，章承德是怀有感激之情的。那年从师傅店出来，寻不到地方住，阿祥把章承德请到家里，同睡一张眠床。阿祥还为章承德向老板求情，让章承德在沙船上做撑船人。这桩事体最后没有办成，但是对阿祥的热心，章承德是很感激的。阿祥对章承德摊底：“沙船上做事体，工钱不高，但是阿拉老板网开一面，允许船工捎带少量私货，所以，脑筋活络的撑船人，一次航程跑下来，可以赚不少铜钿。”阿祥还是给章承德帮了大忙，要不是阿祥作保，章承德就不可能租赁到舢板，也就做不了舢板夫。不做舢板夫，章承德哪能邂逅彼得罗？

阿祥请吃饭，章承德估计不会平白无故，肯定有事体，决定夜里去德兴馆一聚，自己付账。